

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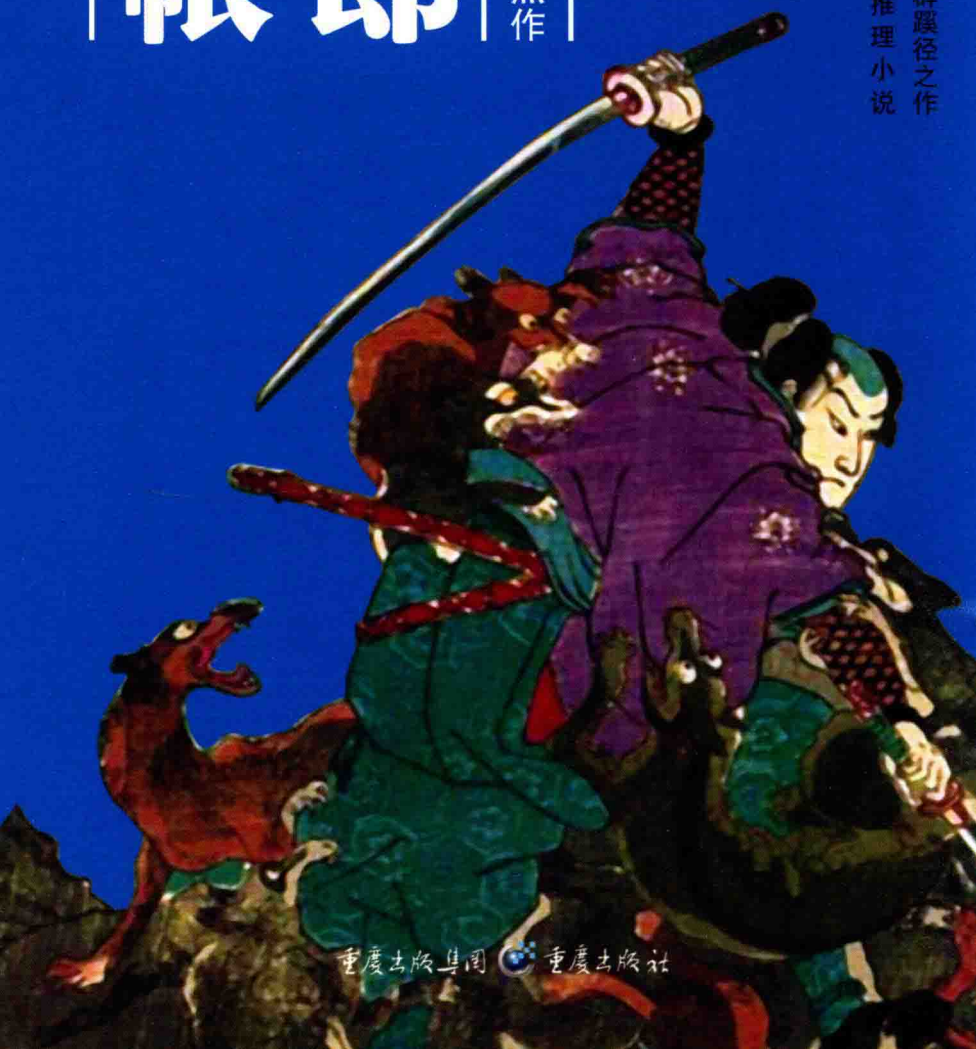
「小说界的魔术师」独辟蹊径之作
别开生面的名捕型推理小说

下册

日本『捕物文学』标杆杰作

顎十郎 捕物帐

〔日〕久生十兰◎著 孙 劼◎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尾州

名古屋

真景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颯十郎捕物帳 (下册) / [日] 久生十兰著; 孙劼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9-10104-6

I. ①颯… II. ①久… ②孙… III. ①推理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2579号

颯十郎捕物帳 (下册)

ESHILANG BUWU ZHANG (XIA CE)

[日] 久生十兰 著 孙劼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陶志宏 何 晶

责任校对: 刘小燕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北京海纳百川旭彩印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海纳百川旭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160千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104-6

定价: 2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接收咸临丸·····	001
远岛船·····	019
洋布方巾·····	039
日高川·····	061
菊香水·····	079
初春狸猫合战·····	099
永代经·····	123
两国的大鲸鱼·····	143
金凤钗·····	167
笼屋之客·····	189
渍幼鰯寿司·····	211
猫眼男·····	235
蝶 螭·····	255

接收咸临丸

江 风

“阿古十郎，来，再喝一杯。”

“这酒席可真豪华呀。”

“嘿嘿。”

“你该不会是被太阳晒晕了吧？”

“您的嘴还是那么坏。我再怎么不胜酒力，偶尔也会去画舫酒家饮酒作乐。这都是职业所迫，不说了，您快喝吧。”

阳光洒在江面上，折射出一片粼粼波光，光斑在画舫的樟子上闪烁游走。

对岸是水神之森，防波桩边柳枝低垂，随波飘动。此时恰逢涨潮，江风中带着淡淡的海潮清香。

陪颞十郎喝酒的是神田的捕头瘦松。他人如其名，长得好像鞠室里的豆芽，全身细瘦柔弱，干瘪发黑的脑袋生在如鹭鸟般细长的脖子上。要说长，他的脖子与颞十郎的下巴倒正好凑成一对。

瘦松酒量很糟，以至于菜名里带个酒字的食物都能将他吃醉。可他现在却在画舫酒家陪十郎喝酒，这怎么想都是事出有因。他接连为十郎斟酒，酒量不凡的十郎也有些上头了。他摇头晃脑地问道：“瘦松，你今年几岁了？”

“呃，三十……三十多岁吧。”

“你三十多岁都好几年了……确切的，到底几岁？”

“三十四。”

“那该说快四十啦。”

“不不，还是更近三十。”

“哼，这话有意思。先不说这个，我说你都这把年纪了，却只会这点小把戏，也真是耍不得啊。”

瘦松继续装傻道：“您说什么呀？”

“瘦松，看着我说话。”颞十郎摸着长下巴尖，笑道，“我说你全穿帮啦。”

“……”

“你呀，是被舅舅差遣来的吧。”

“您说什么呢。”

“还嘴硬，你这张有意装相的脸呀，上面简直写着‘我是受托而来’的几个大字。肯定是舅舅放不下他那堂堂与力笔头的面子，不肯低声下气拜托我，便说我是个嘴松之人，让你给我灌饱酒再塞点吃的，想办法套我的话。说只要灌醉了，我便什么都说了。对不对，瘦松？”

“真是一字不差……”瘦松一不留神说漏了嘴，伸手搔搔脑袋，嘿嘿赔笑，“这一说可全露馅了，刚刚劝了半天的酒的功夫全是竹篮打水。这次的娄子可捅大喽。”

“这事打一开始就漏洞百出。你一个喝不了酒的人，却邀我又是去柳桥，又是去画舫酒家，一个劲儿地往酒上带，做得十分刻意，不太机灵。哼哼，你也别消沉。我脾气好，不会不给你面

子，看你招待殷勤，就帮你出出主意吧。”

“不愧是阿古十郎啊。”

十郎不拘小节地将手搁在船舷上，支着下巴道：“快别抬举了我，这次到底是什么事？”

瘦松正色道：“这次的事十分离奇。您不喜连篇废话，我就挑重点直说了。其实近段时间，在御府内发生了一件怪事。”

颯十郎拖着嗓子道：“嗯？怪？怎么个怪法？”

“这事真叫人摸不着头脑。这个月也不知怎么，江户城太平得不得了，简直是鸦雀无声。平时再怎么太平，一天内也会有个十几二十起小案，可最近十天一起案件都没有。小偷小摸也好，敲诈勒索、掏空巢、诈骗也好，一起都没有。番所和诘所^①均没有一桩案子上门，大家闲得就像在钓鲫鱼，哈欠不停呢。”

“原来如此，确实罕见。”

瘦松点头道：“难道说这江户城里的坏分子一个不剩全得了疫病，奄奄一息了吗？这十手捕棍我已握了十多年，其间从未见此等怪事。我们思前想后，摸不到一点头绪。而让人担心的不只如此。据说南番所已对此事有些眉目了，同心藤波友卫让肥仔千太满城乱转，忙碌不停。南番所都开始追查，我们却只能张嘴呆望，何况这个月是我们北番所值月班，实在让人窝火。因为这个，森川老大焦躁不已，可方才也说了，我们对此束手无策。别说明白的见解，就连门道都没摸着。这么下去，又要沦为南番所那群人的笑柄了。”

“这么看来，确实是笑话啊。”

^① 捕快们临时休息休整、预备出击的设施。

瘦松可怜兮兮地道：“您说这样的风凉话我可不好做。您乃是整日反复查阅番所里旧捕犯录和赦免录的一顶一的奇人。老大派我来问您可曾读到过类似先例，若有先例，当时是因何而起，又是如何收场的？这就是我今天一反常态陪酒劝酒的缘由。”瘦松说到这里挪动膝盖凑上前道，“阿古十郎，在古时候，就算镰仓时代也好，可曾有过这样的先例呀？”

颯十郎装模作样道：“嗯，没听说过啊。”

“这可真遗憾。既然没有先例，那您对此事可有见解呀？”

“见解倒是有一点。”

瘦松忍不住探出身子道：“是什么？”

“再不久，御府内就要出大事了。”

大 黑

小便组的森川庄兵卫在江户城里名气不小，是公认继大久保彦左卫门^①之后另一大倔强老头。此时，他正在客堂的矮书桌边低着头不知在捣鼓什么，专心一志，目不斜视。颯十郎一如往常，也不让下人通报，自顾自就晃进屋来。他双手环抱在怀中，站在门边，目中无人地“哟”了一声，算是寒暄，话音未落便毫不客气地走进屋来，大大咧咧地在舅舅身边盘腿坐下。

庄兵卫一听是十郎，不知为什么竟慌张得很，忙把散落四周的书全拿来盖在书桌上，吊起一双三白眼，透过大眼镜瞪着十郎道：“我说了多少次了，对着你舅舅拿‘哟’打招呼像个什么话！自重些吧，你这个混小子！”

颯十郎当他的话是耳边风，也不好好听，接茬道：“我说舅舅，您确实老了不少啊，看您没精打采坐在矮桌前的样子，整个就是一副鬼念经的大津绘^②啊！您也别整天这么拼命了，快快上书辞官，回家等着抱孙子吧。”

庄兵卫挠着膝头道：“又来了又来了，我不说你，你倒蹬鼻

① 大久保忠教（1568—1639），通称彦左卫门，著有《三河物语》，幕府将军得知他命不久矣，想给他增加五千石的俸禄，但他拒辞不受。

② 近江国大津岔道一带向旅行者出售的风俗画，以粗略的墨线和简单的着色表现朴素的幽默感。鬼念经是其常见题材之一。

子上脸了。我每天早上练习挥刀三百下，哪里老了？你看我到底哪里显老了？”

庄兵卫气不打一处来，那表情好似矜羯罗童子的脸抽了筋。颯十郎对此不理不睬，续道：“好啦好啦，您别发这么大火嘛。话说回来，刚刚您偷偷摸摸、专心致志地做什么呢？莫非是在造假币呀？”

庄兵卫慌了，掩饰道：“开、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少在这里信口开河！”

“您见我进来，慌忙拿书挡上，那方才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庄兵卫被逼急了，拿身子挡住书桌道：“啰唆，都说了没干什么！”

“那您就把书拿开让我瞧瞧吧。”

十郎边说边往书桌伸手。

庄兵卫急忙挡住十郎的手，道：“放肆，干什么呢！别胡闹！都说了让你别过来！”

“好啦好啦，让我瞧瞧吧。”

“不行！不行！”

两人争执不下之际，庄兵卫的宝贝女儿花世走进屋来。

花世今年十九，长得标志脱俗。她继承了父亲的武家血统，率直果断，大方文静。花世与十郎关系亲密，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她见状有意走到父亲和颯十郎间，像要将两人分开似的坐在中间，天真可爱地歪着脑袋对庄兵卫道：“您做好了吗？”边问还边往矮桌上瞅。

庄兵卫甚是窘迫，急忙朝花世使眼色道：“做好，做好什么？”

爸爸什么都不知道。”

花世一脸哀怨道：“哎，怎么忘啦，就是尊像呀。”

颞十郎憋不住大笑道：“哎呀哎呀，真是笑死我了。您以为自己瞒得死死的，其实早就露馅儿啦。这雕版藏得住，您膝头的木屑却骗不过我。我刚才就看穿了，您其实在刻明令禁止的大黑尊像吧。舅舅您真是藏头不藏尾，上了年纪老糊涂啦。您瞧，证据在这儿呢。”十郎趁庄兵卫不备，伸手将矮桌上的书推开，只见书下藏着一块几近完工的大黑尊像雕版。

这种雕版与“幸运书信”类似，一般是两张八枚取^①大小印有大黑天像的美浓纸算一份，偷偷分发到各个有缘无缘的善男善女家，另附短信曰：“一张请在橱柜的抽屉中收好，拿另一张做雕版印制后分发给一百户人家。”

相传若是按照信上写的做则福德盈门，不理睬必招灾祸，所以收到的人总会自己刻块雕版印上一百张分发。不出三个月，大黑尊像风潮便席卷全日本。幕府有失威严，极为狼狈，在文政二年（1819）末发出取缔禁令。可就在两个月前，散布尊像突然再次大流行起来。

颞十郎拿过矮桌上的雕版，笑道：“就算是以前颁布的，这禁令就是禁令。您作为与力笔头却知法犯法，跟风做起这个，实在不像您的行事风格。”

庄兵卫有些腼腆地拿手扶着额头道：“我做坏事被你这个坏家伙瞧去了。反正都被你知道了，我就痛快说了吧。其实我不是信了迷信，你也知道花世是甲子年生的，等于是大黑天大

^① 纸张的尺寸，即将一张大纸裁成八张的大小。

人赐给我的孩子。所以我才刻这块雕版表表谢意。你就别纠缠此事了。”

颞十郎也不知听没听进去，只管把玩手上的雕版，也不知有何发现，忽然惊呼道：“这图案好生奇怪哩。舅舅，这尊像有些奇怪啊。众所周知，一般的大黑尊像一脚踏着米袋，边上有两只老鼠。可您瞧瞧这个，这尊像下有这样莫名其妙的东西。”

往十郎指点处一瞧，只见在尊像空白之处有着形似灸痕的奇怪标记，看起来就像下面这样——



弥太堀

自打在小网町的画舫别过，已有三天。颯十郎音讯全无。

十郎不在弓町的住所，也不去庄兵卫的宅邸。瘦松以为他又同平时一样去杂工宿舍鬼混，可走访了胁坂和上杉家宅邸张望却都不见他的人影。

在瘦松搜寻十郎下落时，南番所那边终于开始行动了。他们在弥太堀附近布置了好多人手，表现活跃，有目共睹。

瘦松坐不住了，就在他的焦躁即将决堤的第四天清早，颯十郎一脸泰然地回来了。

瘦松一听到颯十郎的声音，立马从里屋冲出来，气势汹汹地逼问道：“阿古十郎，您让我等得太心焦了！您前几天到底躲到哪里去了？”

颯十郎双手环抱，淡然地站定道：“实不相瞒，我在长崎那里交了个朋友，去了朋友家一趟。”

瘦松一脸不悦地道：“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事态已十分严峻，您不好好办事，我可不好交差。那您有什么发现吗？”

颯十郎满不在乎地应道：“我可不记得答应接手此事，只说帮你出出主意。”

瘦松一听有戏，登时喜笑颜开忙着要找去人手。十郎拉住

他问道：“南番所最近干了点什么呀？”

瘦松告诉十郎，藤波与肥仔千太他们在弥太堀布置了大量人手，行事十分高调。十郎哼笑道：“这可有些不妙呀，若是磨磨蹭蹭的怕是要被他们抢先了。原本是南番所破案还是北番所破案与我没有半分关系，可到底希望这功劳落在舅舅手里。我们去看看他们到底查得怎么样了。”

“好，我陪您去。”

瘦松本以为十郎着急赶路，哪知并不如此。他悠然自得地与瘦松并排，边走边道：“我说好要帮你的。其实刚才我打算逗逗舅舅，先去了一趟金助町。”

“哎，那我说溜嘴穿帮的事你告诉老大了？”

“我本是这么打算，可最后也没说。不过，倒是得到了一件奇妙的东西。”十郎说着从怀里掏出一样印花纸递给瘦松，续道，“瘦松，你看这是什么？”

瘦松接过一瞧，没好气地道：“这不就是这阵子流行的结缘大黑绘嘛，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就只看出这么点东西来？”

瘦松再仔细一瞧，突然惊呼道：“原来如此，这确实有些奇怪啊，这好像围棋子一样交叉排布的究竟是什么呀？该不会是五子棋的棋谱吧。”

颞十郎笑道：“你能看出这个，相当不错，可奇怪之处就只有那里吗？你再仔细瞧瞧。”

瘦松拿起印花纸仔细端详，又道：“还有还有，原来如此，这可真奇怪。大黑天大人的左肩上有类似箭羽的东西，背着弓箭

的大黑天大人可稀罕呀。”

“瘦松，一般结缘用的印花纸上都有几只老鼠呀？”

“这还用说吗，两只啊。”

“那这张大黑尊像上有几只呢？”

“啊，怪了。还有从米袋后边露出鼻子尖的，一、二、三、四，一共有四只呢！”瘦松两眼放光，“这里有什么说法吗？这张画和这次的事情有什么关联吗？”

颯十郎不知听没听见，并未作声，晃着长下巴四处眺望河岸风景，慢悠悠地踱着步子。

两人走过蛎壳町的浅野家宅邸前，沿江走往弥太堀方向。走到藏屋敷^①边的大黑堂附近，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穿着脏破布袄的修鞋匠正在秋日的暖阳下埋头修竹皮草履。

瘦松看到他，拿手肘支了支颯十郎，悄声道：“阿古十郎，那是藤波呢。”

颯十郎边点头边若无其事地环视大黑堂左右，道：“原来如此，都在都在。”

南番所的人，有的扮成花贩，有的扮成看手相的，还有的扮成卖糖的，甚至还有人扮成带着孩子前来参拜的善男子，加一起三十来人，混迹在参拜的人流中，从四面八方将大黑堂围了个严严实实。

颯十郎目瞪口呆，张大嘴望着这声势浩大的便衣搜捕，随后将长下巴晃到瘦松这边，徐徐说道：“喂，瘦松，看这样子，这次是我们赢了。看到这些足矣，咱们回去吧。”

^① 各藩为贩卖禄米和土特产而开设在江户、大阪等地的仓库兼交易所。